

旅途 知古丛书

對
讀

典藏版

明清小品

石万鹏 / 选译

對 讀

徐北文 主编 李永祥 侯琪 副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旅途知古丛书

徐北文 主 编

李永祥 侯 琪 副主编

明清小品对读

石万鹏 选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品对读/石万鹏选译.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12

(旅途知古丛书/徐北文主编)

ISBN 7-80642-242-0

I. 明… II. 石…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对照读物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194 号

旅途知古丛书

徐北文 主编

李永祥 侯 琪 副主编

明清小品对读

石万鹏 选译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青岛胶南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3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642-242-0

I·52 定价: 10.00 元

NBAA02/10



诸子散文对读
儒家要籍对读
唐诗对读
史传对读
唐宋八大家散文对读
明清小品对读

对读

ISBN7-80642-242-0

I·52 定价：10.00元

ISBN 7-80642-242-0



9 787806 422427 >

對讀

典
藏
版

◆ 责任编辑 / 张映辉 封面设计 / 杜宁

目 录

李贽

童心说 (1)

三蠹记 (7)

袁宗道

论文(上) (10)

论文(下) (14)

游西山(一) (18)

游西山(二) (19)

游西山(三) (21)

游西山(四) (24)

游西山(五) (25)

袁宏道

叙小修诗 (26)

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 (31)

云峰寺至天池寺记
..... (34)

华山记 (36)

华山后记 (39)

齐云 (42)

畜促织 (44)

袁中道

寿大姊五十序 ... (48)

游君山记 (55)

钟惺

《诗归》序 (59)

《问山亭诗》序 ... (63)

画龙说赠王生南游
..... (65)

李长吉诗辨 (67)

谭元春

《诗归》序 (69)

《袁中郎先生续集》序
..... (74)

女山人说 (76)

再游乌龙潭记 ... (78)

刘侗

- 三圣庵 (81)
草桥 (83)
高粱桥 (85)
水尽头 (89)

王思任

- 谑庵自赞 (92)
《世说新语》序 ... (93)
小洋 (96)
游峰山记 (98)
游龟峰山记 (101)

张岱

- 自为墓志铭 (105)
《夜航船》序 (110)
孔林 (112)
鲁藩烟火 (114)
泰安州客店 (117)
柳敬亭说书 (119)
虎丘中秋夜 (120)
王月生 (122)
孤山 (124)
苏公堤 (126)

金人瑞

- 读第五才子书法
..... (129)

李渔

- 笋 (135)
水仙 (138)
芙蕖 (140)

高凤翰

- 卖菊翁传并墓铭
..... (144)

郑燮

-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
书 (156)
新修城隍庙碑记
..... (159)
题画(三则)竹... (164)
兰... (166)
石... (167)

纪昀

- 秋谷论渔洋 (168)
孝廉怪吝 (171)
高西园 (173)
同类相畏 (174)
奴读书 (177)

沈复

- 闺房记乐 (179)
闲情记趣 (184)

刘鹗

- 《老残游记》自叙
..... (191)

李 贽

李贽(公元1527~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他曾做过二十多年地方官,后辞官,过着讲学著书生活。李贽力排世人对官定学术之迷信,称儒家经典为“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绝非“万世之至论”(《焚书·童心说》)。公然以异端自命,倡言“人必有私”。在文学上,他反对复古主义,主张抒写真实的思想感情,提倡通俗文学。他一生屡遭迫害,但始终顽强不屈,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系狱,自刎身死。他的著作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的重要文论著作。是《焚书》中的一篇。作者认为只有出于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所谓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或真心。他指出那些代圣贤立言的载道文学,是“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提出了自己反对复古的主张,告诫人们不要去迷信《六经》等所谓圣人之言,肯定了小说、戏曲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

龙洞山农讲述《西厢记》时，最后说：“了解我的人，不说我尚有童心，便可以了。”童心，就是真心。假如认为一个人不该有童心。那就是认为一个人不可以有真心。童心，是没有丝毫虚假，纯粹真诚的，是最初一念的本真之心。假如失去了童心，人也就失去了真心；人若是失去了真心，就不再是个真实的人。做人而没有了真实，也就完全丧失了人的本性。

孩童，是人生的开始阶段；童心，是人心的本原。人心的本原又怎么会失去的！可是，童心为什么会那么快就没有了呢？原来在人生才开始的时候，经由耳目的所闻所见进入人的内心，而且它们在心中成为主宰，因此童心便失去了；人慢慢长大后，通过所闻所见，又有某些道理在人心形成，而且它们又在人心成为主宰，于是人便失去了童心；久而久之，人心中的道理、见闻日益增多，那么人们所了解的知识、所明白的道理会日益增广，就在这时，人开始懂得对美名的追求，而且想方设法去张扬它，于是童心便没有了；

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

人也明白了丑恶的名声是可耻的，于是千方百计地去遮掩它，因此童心便失去了。道理和见闻，都是由多读书、识义理而得来的。古代的圣人，何尝不读书呢！然而他们纵是不读书，本来就具有童心，纵是多读书，也是用得来的知识保护那颗童心而不让它失去，并不像今日的读书人，因为多读了书，认清了义理反而把一颗童心蒙蔽起来了。今日的读书人既然因为多读书识义理而遮蔽了他们的童心，那圣人又何必用多著书立说来阻隔他们的行动呢？一个人的童心被蒙蔽后，在这时他开口说话，则是言不由衷；表现为行动而去做政事，那么他所做的政事是没根柢的；写作成文章，则其文章也不能通达事理。不是内心所具有的美德彰明显现出美好，不是内心的真诚生发光辉，想写出一句有德的话，总归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童心被遮蔽后，他便把从心外得来的见闻道理当作自己的心了。

既然把见闻、道理当作心了，那么，所说的话便都是些见闻、道理之

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yù)，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

类的言辞，不是童心本来发出的语言。言语虽然巧妙，对于我又有什么相干，难道不是因为虚假的人说了假话，因而事便是假事、文章便是假文章吗？想来那个人既是虚假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便没有什么不是假的了。因此，拿些假话去跟虚假的人说，虚假的人便会高兴；把一些虚假的事说与虚假的人听，那些虚假的人便高兴；用虚假的文章与虚假的人谈天论地，虚假的人便会高兴。没有什么不是假的，则没什么不值得高兴。满场都是假把戏了，矮人又看不清，如何分辨真伪呢？然而，即使有天下最好的文章，却被那些虚假之人埋没，无法尽现于后代人面前，难道还少吗？为什么呢？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是出自童心的。假如人的童心常存，那么所谓的道理便不会流行，那些见闻也不会存在，因此，人们时时可以为文，而且没有不作文的人，没有一样新创作的文章形式、体裁而不是好文章的。诗歌又何必非依古代选本，文章又何必非学先秦不可。诗文的体裁形式，向后发展而成为六朝时的样式，一变而

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

成为近体诗，又变成唐宋传奇，变为金代的院本、杂剧，变而为《西厢曲》，变而为《水浒传》，变为今天的八股取士，都是古今的好文章，不能只按时代的先后来论评。所以，我由此而认识到有童心的人自然能写出好的文章，还说什么《六经》，还说什么《论语》、《孟子》呢？

《六经》、《论语》、《孟子》，不是那些史官过分的褒奖之词，就是那些臣子们极力赞美之语。要不然，就是那些迂阔的门人，糊涂的弟子，记忆老师的话，有头无尾，记得前边的，忘了后头的，根据他们自己所见到的，记录在书本上。后来的学习者看不到这一点，便把这一切说成是出自圣人之口，决定把它们当作经典来对待了，哪里知道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却并不是圣人的话呢？即使这些是圣人的话，也总是针对某事而说的，不过是依不同的病情而配药，随时来处方，从而救治这一帮子糊涂弟子、迂阔的门徒罢了。抓药医治要根据病情而定，药方难以固定不变，而这些书难道就可以成为万世不变的真理吗？然而《六经》、《论

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语》、《孟子》等书，乃是道学家的口实，是那些虚假之人的渊藪，它们确实不可以与那发自童心的话同日而语的，这很明显。哎！我又怎么能够同那些未曾失去童心的真正的大圣人说一说文章之事呢！

三蠹记

李贽自命为异端，他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人必有私”等思想，同时，在他平日的行为举止中，他常常是“细行不修，任情适口”，“好刚使气，快意恩仇”（袁宏道语）。袁中道《李温陵传》中称他“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李贽好骂，但在他冰冷、尖刻的外表背后，却是一颗充满善意的心。这篇《三蠹记》中，作者便表露出了自己的这份心境，读后，我们会觉得袁中道评说他“为人中澳外冷，丰骨棱棱”是有道理的。本文选自《焚书》卷三。

刘翼性峭直，好骂人。李百药语人曰：“刘四虽复骂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药者，可谓真刘翼知己之人矣。

余性亦好骂人，人亦未尝恨我。何也？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长进，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于长进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虽不我恨，亦终不与我亲。若能不恨我，又

刘翼性格严峻刚直，好骂人。李百药对人说：“刘四虽然反复地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恨他。”唉！像李百药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刘翼真正的知己了。

我天性也好骂人，人们也不曾憎恨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嘴上恶劣而心地善良，言语恶劣但意愿友善。心善，就是想让人急于上进，意善，是又恐怕那人不肯急于上进，因此他们了解我而不憎恨我。然而，世人虽然不憎恨我，但也始终不与我亲近。像能够不恨我，又能亲近我的，只有杨定见一个人罢了。之所

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亲者又何也？盖我爱富贵，是以爱人之求富贵也，爱贵则必读书，而定见不肯读书，故骂之；爱富则必治家，而定见不做人家，故骂之。骂人不去取富贵，何恨之有？然定见又实有可骂者：方我之困于鄂城也，定见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则其气骨果有过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骂詈（lì）之不休耳。然其奈终不可变化何哉？不读书，不勤学，不求生世之产，不事出世之谋，盖有气骨而无远志，则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虽稍有向道三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认定死语，以辛勤日用为枷锁，以富贵受用为极安乐自在法门，则亦不免误人

以让人不憎恨，而且更加亲近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喜爱富贵，因此也喜欢别人去追求富贵。渴望成为高贵的人，就必须要去读书，而杨定见不肯去读书，所以我才骂他；期盼富有，就必须精心治家，而定见不肯成家立业，所以我才骂他。骂别人不去求取富贵，别人对你又会有什么可憎恨的呢？然而杨定见又实在是可有可骂之处：在我受困于鄂城的时候，定见顶酷暑冒风雪，一年之中来看我三四次，他的气骨真是有过人之处。我知道他是可以成就大事的人，所以常常对他骂个不休。然而无奈他始终不曾有过变化，为什么呢？不读书，不勤学，不追求谋生的产业，又不从事出世的谋划，只是有气骨，而没有远大的志向，则也是一个愚人罢了，不值一说。而深有这个人虽然多少有点求道的意愿，然而也不是一个认定目标全力去追求的人，常常会认定一些僵死的文字，纠缠不休，把维持日常生活的辛勤劳作当成枷锁，而把对富贵生活的享用当作是惟一的自在安乐，则又不免要误人误己。总

自误者。盖定见有气骨而欠灵利，深有稍灵利而无气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

夫既与蠢物为伍矣，只好将就随顺，度我残年，犹尔责骂不已，则定见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岂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记》。

之，杨定见有气骨，但不够灵利，而深有虽稍稍灵利一些，却又没有气骨，可见他也是山中的一个蠢物罢了。

既然与这样的蠢物为伍了，只好对他们将就随顺，度过我的余生，虽然如此，还是责骂不已，杨定见是一个蠢物，深有也是一个蠢物，我又是一个蠢物，如此以来，这不成了三蠢了吗？于是作了这篇《三蠢记》。

袁宗道

袁宗道(公元1560~1600年)字伯修,号石浦,明代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任编修、春坊左中允、春坊右庶子。与其二弟袁宏道、三弟袁中道并有才名,人称“三袁”。为文崇尚本色,反对复古摹拟,世称“公安派”。宗道对白居易、苏轼尤为推崇,故名其书斋为“白苏斋”,著有《白苏斋类集》。

论文(上)

袁宗道为反对当时文坛的拟古风气,写有《论文》上下篇,集中阐述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这里所选的是上篇。本文主要探讨文章和语言的关系。首先作者点明文章出自口舌,而口舌出自心意,因此文章要表达心意,则必须和口舌一致。而语言又有古今的差异,所以明代人写文章不必去袭用几千年前人的语言。最后,作者又强调学习古代的散文,应学习它的辞以达意的精神,主张言文合一,而不是去一字一句地摹仿古人,作者在文中从理论上对明代前后七子拟古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作出了批判,对后代散文创作口语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

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方言》谓楚人称“知”曰“党”，称“慧”曰“谄”（tuó），称“跳”曰“斲”（chì），称“取”曰“挺”（shān），余生长楚国，未闻此言，今语异古，此亦一证。故《史记》五帝三王纪，改古语从今字者甚多，“畴”改为“谁”，“俾”为“使”，“格奸”为“至奸”，“厥

言语，是表达心意的；文章，又是代替言语的。这中间经过一些转折阻隔，即使文章写得通畅显明，恐怕已经不如言语表达的清楚了，又怎能如心中所想的原意一致呢？所以孔子在谈论文章时说：“辞达而已。”语言通达与否，就是文章好坏的区别。

唐尧、虞舜、夏、商、周各朝代的文章，没有写得不明白的。今人读古书，如果不能一读即透彻地了解，就说古文奇崛深奥，今天的人写文章时也不应该浅近易懂。其实，时代有古今，语言也有古今，现代人惊奇那些所谓佶屈聱牙的古文字句，怎么见得就不是古时候街谈巷议所用的语言呢？《方言》上说楚人把“知”说成“党”，把“慧”说成“谄”，把“跳”说成“斲”，把“取”说成“挺”，我就生长在楚地，却从未听说过这样讲话的，今天与古代的语言不同，这也算是一个例证。所以，《史记》的五帝三王本纪中，把古语改成当时语言的地方有很多，如：把“畴”改为“谁”，把“俾”改为“使”，把“格奸”改为“至奸”，把“厥田”、“厥赋”改为“其田”、